

对晋汉臣自卫团的改编

原房山县县志办公室

1937年7月末芦沟桥失守后，国民党军队象潮水一样退了下来。大约在8月初，不知从哪方开来了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之后又有什么孙殿英部，卫立煌部。这些国民党军队撤到良乡、房山平原一带，沿大石河两岸摆成了松散的防线，阻击日寇。但没过多久便又溃败了。房山县城西北平原和山区交界的浅山丘陵一带，国民党军队陈尸累累，丢弃枪支无数。日本侵略军沿公路蜂拥蚁聚般地向房山县逼近，怕中埋伏，汽车上拴上绳子用绳子牵着横木把公路两侧的庄稼拉倒。坦克车陷进泥塘，就用死尸和青杆庄稼垫道。9月16日，日寇进占房山县城。同一天，良乡城也被日军侵占。

日军占领房良县城后，便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在离房山城约十几里远的二站村村外，日军一次便杀死躲进天主教堂的逃难百姓八十余人。国破家亡之恨，唤起了不愿做奴隶的房山人民。他们纷纷起来，决心和万恶的日本强盗血战到底。到1937年底，仅两三个月的时间，从山里到山外，有的是单个村子，有的是村与村联合，最多是十几个村子，组成各式各样的地方自卫武装。这些武装名称不一，人数多寡不等，有的叫“六山会”、“联庄会”、“自卫团”，有的叫“抗日复仇军”、“杂牌军”、“红枪会”……最多的数百人，少的几十个人。与地方自卫武装同时兴起的，还有数路土匪。

1938年春，邓宋支队到平西，为开辟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一方面抓地方建党建政工作，一方面派人去做争取自卫团和土匪的工作，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事情发生在1939年。

房山境内有两条较大的河流，一条叫拒马河，一条叫大石河。拒马河源于山西灵丘，流经河北省涞源、涞水二县入房山境，再向南流入涿县。其流经房山一段，有百里左右的山区。自张坊往里，每涉一次河为“一渡”，共有“十渡”。十渡地区风光绮丽，山明水秀。距十渡村十几里远，有个掩在重峦叠嶂中的山村叫平峪。平峪村不大，有一两百户人家，当时出了个有名的人物叫晋汉臣。晋汉臣家境殷实，本人曾在天津做过买卖，曾受过日本侵略者的欺辱，富有爱国心。另外，山外土匪又经常进山掠扰。1937年9、10月份，以晋汉臣为首，在十渡联合六渡、八渡、西庄等村组织了地方自卫武装“六山会”，任务是保境安民。1937年底，晋汉臣领导的“六山会”曾和霞云岭地区的自卫团联合，号称“国民六路”。1938年春，八路军来到平西号召“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一致抗日，极大地鼓舞了饱受日寇蹂躏的平西人民。当时两地自卫团都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意联合抗日。但霞云岭自卫团由于一些复杂的历史原因，以及自卫团主要首领始终对八路军怀有敌意，于1938年10月初的一天，突然三路包围了我军驻在堂上、王家台、霞云岭三地的八路军，致使我驻王家台的一连八路军战士牺牲六十余人。这一惨案发生后，晋汉臣非常气愤，出于正义，断绝了和霞云岭民团的联系。1939年2月7日，挺进军成立，司令员肖克，并组建了平西游击支队，司令员黄光明，政治部主任张汉民，总支书记高克恭。平西游击支队下设五个大队：昌宛大队、涞涿大队、宣涿怀大队、房良大队和特务大队。晋汉臣是特务大队大队长。大队下设三个连，计三百余人。虽然队伍被编，但仍由晋汉臣指挥，有相对独立性。为了使这支部队真正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曾派一位同志去特务大队任教导员，做争取晋汉臣的工作。但与晋的关系没有搞好，于是，平西游击支队司令员黄光明派总支书记高克恭带几个同志去检查工作。

农历四、五月份，拒马河还是枯水季节。麦子即将黄梢。山里特产的五月鲜杏儿将熟未熟，青中透黄，略带酸根儿。高克恭带几个人来到特务大队。特务大队正在张坊一带驻守。司令部在张坊，三个连分驻塔照、大峪沟、南尚乐三个村。听说平西游击支队总支书记来检查工作，晋汉臣亲自带人前来迎接。高克恭那时二十二三岁，中等身材，英气勃勃，身穿土黄色军装，晋汉臣当时已五十出头，个子偏矮，且身体肥胖。俩人一见面，就象彼此稔熟一样，十分亲热。当晚，晋汉臣准备了丰盛的酒宴招待检查组同志。同时，还把分驻各村的各连连长请来，和高克恭带来的人一起入座。晋汉臣显得十分高兴，在酒席上，他滔滔地讲起自己怎样在天津做买卖，以及后来怎样组织自卫团的事。虽然晋汉臣比较开明，但他手下的人并不全跟他一个心思，有的始终对八路军怀有戒心，而且沾染流氓习气，恶习不改。喝着喝着，有两个连长醉意朦胧了，一个连长一边端着酒杯，一边口里含含糊糊地咕嘟着，表示对共产党八路军不满。晋汉臣当即发

了火，指着这位连长骂道：“混蛋！你还有点中国人的味吗？我们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连一点中国人的气味都没有吗？”

晋汉臣强烈的民族意识，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这时早有人上来，把两个喝得醉醺醺的连长扶了下去。

酒宴直到深夜十一二点才散。为表示自己的诚意，晋汉臣把自己住的北房腾出来给高克恭住，自己则搬到东房去。

就这样，俩人很快就混熟了。

“高书记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一天闲谈时，晋汉臣问高克恭。

“我是森林大学毕业的。”高克恭说：“我没上过学。”

晋汉臣奇怪了：“那你的书记是怎么当的？”

高克恭微微一笑，“我是生活书记。”

晋汉臣放心了。憨厚地说：“噢，你是随从副官一类的？”

高克恭不禁笑了起来，应声说：“对，就是那么个角色呀！”

过了一段时间，问题调查清楚了。决定将原先派到特务大队任教导员的同志调回，并考虑再从其他部队调一个同志来。晋汉臣知道后，表示一定要高克恭留下。后来经请示黄光明同志，高克恭就在特务大队留了下来任教导员。同时，各连都派了指导员。为此，高克恭征求晋汉臣的意见。晋汉臣略一思谋说：“这没什么，只要不在部队中发展共产党员就可以”。

过了些日子，晋汉臣突然提出了一个藏在心里许久的问题“高书记，咱俩是不是可以结拜把兄弟呀？”

问题提的这样突然，不由使高克恭一愣。他看看晋汉臣，见晋汉臣正以期待的目光深情地望着他，拒绝吧，不好办，原来派来争取晋汉臣的同志所以和他关系相处不好，就是单纯发号施令，使晋汉臣觉得看不起他。若是答应，会使晋汉臣感到和共产党的干部处于“平等”地位。联想到晋汉臣的历史。他虽然比较开明，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但封建意识浓厚，崇尚哥们义气，还是答应的好，但这事又不能贸然决定，需经组织同意方可。想到这里，高克恭说：“这个问题你好好想想，我也好好想想。”

晋汉臣见高克恭当即没表示可否，也就不再说什么。

事后，高克恭立即把通讯员叫来，写了一封急信给平西游击队司令员黄光明。黄光明表示同意，高克恭即和晋汉臣结拜为兄弟。晋为兄，高为弟。但未举行任何仪式。此后，二人的关系和以前大不相同。

结拜不久，晋汉臣就把高克恭领到家中老母及弟弟相见。

晋汉臣家是个四合院，坐北朝南，有二十几间房。房顶一水儿瓦的青石板。石板很大，很厚，不象有的山村的石板薄而且碎，这儿的石板有寸左右厚，血青色，一两尺宽，三四尺长。院内很整齐，很干净。门前有一株大槐树，院后有不少柿树和山杏树。俩人一进门，晋汉臣便将家里人一一给高克恭介绍。

晋家是个比较典型的封建家庭，家规家教很严。晋汉臣事母至孝。在家中，母亲说一不二。晋汉臣弟兄六人，他是老大，就是兄弟之间也分尊卑长幼。每有客人来，晋汉臣坐下和客人吃茶闲聊，老二在旁侍陪。老三若进屋，老二经长兄允许方可坐下，再由老三站在一旁侍奉。

高克恭一去，晋汉臣便叫人去拒马河上捕回鲜鲤鱼款待。发现高克恭的被子脏了，晋汉臣便叫家里的人连夜给拆洗，高克恭虽百般推辞，但拗不过，晋家几房媳妇一夜未睡，拆完洗，洗完又一点点用熨斗熨平熨干。到第二天早上，俩人出门时，被子已缝好，拆洗的干干净净，晋汉臣的几个兄弟一直送出老远。

自此以后，俩人赛过亲兄弟一般。

晋汉臣是商人出身，不善于打仗，且年过五十，身体肥胖，就是平时行军，别的干部配备一头骡子，要给他配备两头骡子，一匹累了，换乘另一匹，身边还总有两个勤务兵侍候。高克恭则相反，他祖籍陕北，十几岁参加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山西到河北，由河北蔚县到平西，之后又到冀东，从冀东折转昌平，由昌平到房山拒马河，转战千里，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所以，每到战斗，枪一响，晋汉臣就问高克恭，“老弟，怎么办？”高克恭说：“你在家，我出去！”下边的连排长见俩人关系这样亲密，态度也渐渐转变了。转眼到了西瓜上市的季节。

这天，高克恭正患病，发高烧，卧床休息。夜里，突然一个通讯员闯进屋来，送来一个十分火急的消息：特务大队驻石窝的那个教导员，准备乘夜黑人不备时带队去投降敌人。这个人姓叶，原是国民党兵，被我俘获后参加了革命队伍，是个“解放兵”。一般人认为他是个老红军，平时很尊重他，谁知他在形势严

重时发生了动摇。姓叶的本来带部分人去执行任务，中途他极秘密地把通讯员叫到跟前，要他通知隗连长把家里人也带出来，一起去拒马河南岸“执行任务”。通讯员很机灵，他早看透了姓叶的企图。他回到村，把这事对隗连长一说，隗连长感到事情严重，果断地对通讯员说：“你快去张坊，把这事告诉高书记，先不要告诉大队长。”通讯员一直找到高克恭，详细汇报了此事。

高克恭听通讯员一说，马上起身，不顾病痛，带通讯员去找晋汉臣，晋汉臣一听就发怒了，焦急地说：“他要逃跑，这怎么办？”

高克恭镇定自若：“不要紧，我去处理”。

晋汉臣说：“不行，你正发高烧呀！”

“现在还顾得了这些！”

高克恭匆匆收拾了一下，随即跨上马，带十几个人连夜向塔照奔去。

这一夜风清月朗，月亮只有一个弯弯的金边儿。一行人沿着山路坎坎坷坷急行，事情这样严重，人人心里都燃着一团火，但没有一个人出声音，只顾咬着牙，极力辨着模糊不清的路径，呼吸急促，脚步杂沓。大约有半个时辰，一行人来到塔照村外一道小山梁上。宽宽的拒马河就在眼前，听得见哗哗的水声。从山梁到村内，大约有一二里路。村里只有少数几盏昏暗的灯光，偶尔听得到轻悄的人声。高克恭命令通讯员下去，告诉他：“你去告诉隗连长，但不要姓叶的知道，不要说我来了。”

隗连长这时正在村内焦急地等着，姓叶的叫他集合人，他不集合。通讯员跑下山，来到河滩上，把情况告诉隗连长。姓叶的也在一边听着，他知道高克恭来了，便带了几个人往山上爬，隗连长急了，怕姓叶的加害高克恭，立即带一班人在后面紧追上来。

姓叶的来到高克恭面前，紧张极了，但仍极力掩饰内心的惊恐：“高书记，我们打算带人去南岸开辟工作。”说完，姓叶的还煞有介事地回头对隗连长下命令：“老隗，通知队伍赶快做饭！”高克恭想先稳住他，他说：“你要开辟工作，为什么不先请示？你是教导员吗！”

姓叶的张口结舌，但仍极力辩解：“趁黑过去，敌人发现不了，天亮就过不了河了。”

“拒马河水这样深，你怎么过？”

“我从下游水浅的地方过。”

迷蒙的夜影中，姓叶的感到高克恭锋利的目光紧紧逼视着他，他不由浑身战栗。这时硬拚是不行的，他唯一的办法是尽快摆脱困境。于是，他仍强装镇静的对手下人下命令：“队伍集合！”号令一出，没等队伍集合，他先跌跌撞撞地顺山坡跑了下来。有几个不明真相的人想随在他后边走。隗连长急切地问高克恭：“怎么办，高书记？”

高克恭说：“队伍不会跟他走！”并命令：“他再去就把他抓回来！”

果然，姓叶的跑到镇江营，被大队侦察组捉回。

事后，晋汉臣拍着高克恭的肩说：“老弟，你真行！”

1939年11月，挺进军进行整编。特务大队奉命开到宛平山区一个叫桑峪的有三四百户人家的小村。这次整编规模较大，原三十二大队编入三十一大队和三十三大队，改为冀察军区六团和七团，原十二支队和平西游击支队编为九团，平西游击支队的五个大队合编为一个营（九团三营）约一千余人，晋汉臣任营长，高克恭为教导员。副营长是李继高。这人很能打仗。后来每有战斗，总是冲锋在前，实际上是代行营长职务。

整编后，九团的第一个战斗行动是攻打北窖高线公司。北窖距房山县城四五十里，地下煤藏丰富，是平西主要煤炭基地。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日寇就在这儿建立了据点。这次战斗，炸毁了北窖高线公司锅炉房，使煤炭运输一度瘫痪。这次战斗中，高克恭同志也负了伤。养伤期间，由任成举任三营教导员。不久，任成举在杜家庄战役中牺牲，高克恭又回到九团三营。从到特务大队那天起，高克恭就和各连连指导员一起，秘密地做发展党员的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各连都建立了支部，营部有教导员办公室，下边还有几个干事。同时，为了戳穿敌人有关“赤化”的欺骗宣传，消除晋汉臣的戒心和促成他思想的转变，在平时，高克恭要求党员在战斗中要冲锋陷阵，起模范带头作用。另外，当时战斗频繁，捷报很多。每次战斗后都有统计，某某营伤亡多少，共产党员多少。高克恭有意识地把这些捷报给晋汉臣看，他看了后很受感动。

一天，部队在西庄住下，晋汉臣终于忍不住地对高克恭说：“老弟呀，共产党员真好呀！你和黄司令讲

讲，也给咱们请来几个共产党员！”

高克恭故意风趣地说：“去年咱们俩谈判时，你说不准发展共产党呀？”

“那是什么时候，那时脑筋不开窍！”晋汉臣十分坦率。

见晋汉臣这样真诚，高克恭兴奋而认真地告诉说：“大哥呀，咱们营不单有，而且各连队都有呢！”

晋汉臣愕然一愣。但马上醒悟过来：“看来老弟你是不糊涂呀。你早发展了党了！”

“是呀！”高克恭说。

“原来你是共产党的书记呀”。

说着，俩人面对面畅爽地笑了起来……

1940年底，晋汉臣调平西任贸易部长。几个月后，日寇进山“扫荡”，他看形势严重，离开部队开了小差。但他始终没有丧失一个中国人的良心。日寇曾想委任他为华北什么“剿共司令”或副司令一类的官职，他拒不接受。相反，他还做了不少抗日工作，后来还把自己的弟弟和侄子送到部队。

晋汉臣虽然离开了队伍，但那些来自拒马河畔的贫苦农民的子弟，则在革命队伍中渐渐成长起来，很多人成为英勇善战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1941年春，鬼子再次进犯我根据地，九团在片上至沈家庵一带打了一仗，歼灭敌人百八十人。不久又在长操三流水一带用刺刀拚杀鬼子六十多人。

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九团成了保卫平西根据地的主力团队之一。1944年，九团开赴陕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彻底解放，踏上新的征程。

（《房山文史资料》第1辑）